學術界的奇人

——訪王雲五先生

胡有瑞

王雲五，字岫廬。生於民前廿四年，廣東香山人，自幼苦學進修，十七歲任上海同文館教生，十八歲在上海一座私立英文專修學校任教，廿三歲，受知於　國父，應邀出任總統府秘書。民國九年出長商務印書館的編譯所長，此後斷斷續續主持商務印書館業務達四十年。曾被譽爲世界大出版家之一。

他曾先後做過經濟部長、財政部長、考試院副院長、兩任行政院副院長；並在政大政治研究所任教，培養我國所授第一位博士人選，又任嘉新文化事業基金董事會及中山文化事業基金董事會等文化機構負責人。

爲學當如羣山峙，一峯突出羣峯環。

那天，當我與王雲五先生暢談讀書時，他提出了這一屬於他自己的讀書哲學。

王雲五說，他這一生，沒有進過學校，沒有參加過考試，更沒有得到過一張文憑。可是，他自豪的說：「我看的書很多、很廣。中文，我想老翰林也沒有我讀的古書多，而英文，博士和專家也沒有我看的書廣。」

這位當代學術界的「奇人」，他的話，不是吹噓，更不是

自誇。算一算，他這一生，已經整整讀了八十多年的書了。

那天，他侃侃而談，忘了病體，也忘了時間，一段段的回憶，一個個的故事，從八十多年前數起，一直拉回到現在。當我將他這一生讀書的故事貫穿了起來，不禁脫口而叫出來：「你眞是位愛書的老人。」

讀書、教書、寫書、一連串地發行及印刷書，再加上他喜歡搜集及保存書，眞的，他的生命中，每一個值得注意的點和段，全是書。

這些年來，我很喜歡面對着這位愛書的長者，聽他說讀書、寫書和印書。

只是，這三年來，他病了，一向樂觀，健談和爽朗的老人，在心臟病的折磨下，他少見客，也少提筆。不過，當我叩動他書房的門扉時，他欣然接見，而且，談興一直是濃濃的。

他的書房，眞是個令人心喜的天地，不頂大的房間，四周圍全是書牆，除了兩張沙發和長桌，每一個空間全是書。雖然是這樣多的書，層層疊疊的，可是，一些兒也不嫌亂，即使是東一堆，西一疊，看起來也好像很有規律的，就因爲這般，整間屋子，令人覺得舒坦，翰墨書香使人覺得怡然。

回憶起讀書生涯，岫老說，他最難忘他的大哥。他是廣東省香山縣人，家中世代務農。在他家四兄弟中，以大哥——日華最爲勤奮好讀，十八歲考取生員，正當要繼續爭取更高的成就時，不幸病逝。

「當我六、七歲時，大哥曾教我三字經、千字文等，約略認識幾個字。同時這也是我接受啓蒙教育的開始。」

在幼年所讀的書中，令他念念不忘，受益頗多的是「孟子」。

「八歲起，我開始讀『孟子』，是大哥教我的，他認爲，『孟子』較『大學』『中庸』都淺顯易解。」

讀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時，才八歲的岫老，就悟到臣民的重要。「我當時對大哥說，西太后就把臣民視如土芥，臣民爲什麼不把他視同寇仇？我的大膽，被循規蹈矩的老派大哥訓了一頓，而且還告誡我，不得學表哥陸皓東一樣造反。」

以後，他讀過私塾，由於在家自由慣了，再加上岫老不喜歡死背書和作對聯，「那一段私塾時期，反

而把我讀書的興趣弄淡了。」

對他一生最具影響的一本書是「富蘭克林傳」，十四歲那年他讀了這本書。

「富蘭克林原是個窮小子，只唸過兩年學校，以後，全靠自己的苦讀，成爲大政治家、科學家，還發明了電。當時，我將這本自傳反覆唸了幾遍，心中深受感動。」

在「岫廬八十自述」中，他就這樣寫着：「我自天協助父親，晚間閒暇時，總是一卷在手，努力自修。這時候，我已漸漸養成對環境的苦鬪習慣。小時由於多病，不能早讀書，童年在塾中讀中文，剛有進境，又改爲半工半讀；好容易在最近大半年內入守眞書館讀英文，成績尙不差，忽又輟學。這或者是由於我的命運使然；但我不甘屈服於命運，決藉自修而補遺憾。」

由於「好强」，再加上「好奇」，這兩項特殊的性格，造就了這位學術界的奇人。

岫老說：「我很好奇，凡一件新的東西，我決不怕難，一定要了解個透，沒有老師，我就靠自己。」

說到這裏，他又告訴我：「說來你不會相信，我的讀書，是先學英文，然後才再學中文的。」

十六歲時，他爭取到一個機會，以半工半讀的方式進入上海同文館讀書。「這是個值得紀念的時期，也是我的圖書館生活的開始。」

「同文館是一位英國老教師布茂林私人設立的，學科以英文爲主。那時，我只學了一年的英文，就進入第三班，三個月以後，布先生就將我由第二班又升爲了第一班。」

進入第一班，岫老又被選爲教生（類似助教），每個月除了有廿四元薪水外，而且，可以自由選課。「最最幸運的，是布茂林先生私人藏書兩千多本，我就成天找書看，有時還帶回家去，開夜車看書。」

這一時期，岫老養成了快讀的習慣，另一習慣是上床後不讀書無法入睡。

「我當時讀的英文名著，第一部是馬可萊氏的『英國史』，厚厚兩册讀完後，對我的英文有很大的幫助。此外，我隨着自己的好奇心又讀了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斯賓塞的『社會學原理』、孟德斯鳩的『法意』、達爾文的『物種原始』、埃克曼的哲學、柏拉圖的對話、約翰穆勒的『代議政府』及『自由論』

、斯賓塞的『教育論』、卡萊爾的『法國革命』及英人所寫的『中國』。」

說來很奇怪，岫老雖然遍覽羣籍，不過，他對文學方面的書，興趣甚缺。他自己也承認：「除了培根論文集、馬克來論文集、佛蘭克林自傳，以及天方夜譚等名書外，我對莎士比亞的戲劇和米爾頓的詩，都不太有興趣。我想，這或者是我不能成爲文學家的原因。」

在那一陣子瘋狂的讀書時期，他曾受到一點小小的刺激，促使他又將讀書的興趣，由英文轉到了中文書籍上。

「在我讀完英文的『中國』一書以後，我對中國史有了興趣，可是，當我閱覽二十四史時，覺得看不懂。還有，我讀完『法意』和『國富論』後，曾買了嚴氏的翻譯本來看，發現，我讀中文譯本反不如讀英文原本來得明白，這使我覺得身爲中國人，中文怎可不好，從此決定要多讀中國書。」

同文館時代，離開現在已經七十年了。「那一陣子的猛看書，使我讀書的興趣越來越濃，但同時無形中也使我養成了讀書博而不專的態度。」

至於「讀書該專還是博」，這就是他與胡適博士不同的地方。岫老說：「適之是好專的。所以，他主張爲學當如金字塔。」

說到這裏，岫老想起了一段往事，那是段必須飛越半個世紀的舊事。

「我因爲好奇，當商務印書館初次代理發行大英百科全書時，我就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買了一本，當年書價是三百元，三年付清，我的薪水每月是廿四元，於是，每個月要用半袋薪水去付書款。」

「拿到了書，我是逐字逐句的閱讀，想想得來不易，就特別用心，對每一條都不放過。不到三年，一大厚册的書我已經讀完了，從此，我也發現自己樣樣都看得懂了，就連高深的數學，也一樣通。」

胡適是岫老的學生，逢人就推介岫老，而且必定宣傳一下岫老讀遍大英百科全書這件事。「我常對適之說，別宣傳了，我用的是笨方法，讀書不專，對每門學問只能得一大概，這樣就會一事無成了。」

就因爲這一緣故，岫老常會向學生們自謙一番：「我是讀書不求甚解。」

至於是自己讀書好博方式對，還是胡適博士的專

行政院副院長任內，參觀三軍演習

精態度好。岫老沒有作明確的答覆，不過，他却舉出了一件胡博士做學問上的憾事來。

「記得胡適寫的哲學史，寫到第二集時，談到了佛教，於是，他的「專精」態度又來了，非要搞清楚不可，就專心研究起佛學，最後，爲了一個廣東和尚絆了一下，他的哲學史反而擱下不寫了。」

岫老認爲，當今研究學問，尤其是社會科學，必須與自己所習那門學科相關的學問全要涉獵，譬如，研究法律的，必須也唸經濟、教育、政治……，唸教育的，也要讀文學、經濟和法律。

「爲學當如羣山峙，一峯突出羣峯環。試試仰頭看看青山，就可以發現，沒有一座山是只有一個山峯的，必定是有一個最高的主峯突起，旁邊還散佈了層次起伏的其他峯頭。」

記得十年前，我在省立博物館曾聽過他精闢的演說，題目是「漫談讀書」。至今記憶猶新，尤其難忘他站在台上，逸興橫飛大談讀書之樂的模樣。

他說：「讀書的目的是求學問。」學問這兩個字的解釋是學問思辨行，也就是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整個思想系統和行爲的簡稱。所以學問包

括了學、思、行三要素。換句話說，求學問是沒有捷徑的，必須實行三多，卽多讀、多記、多做。

那天，在他的書房閒談中，他又加注了一句：「多讀一下，多參考一下，多研究一下。」而且，他還說明：「不懂的，要查字典、找辭典、看參考書。」

岫老說：「讀書是一種興趣，也是一種權利。」

他又將世人對書的看法，分成了三類，卽不讀書、假讀書和眞讀書三種。

「不讀書，是指對書本不感興趣的人，是被迫而讀書，於是稍爲懸懈，必定丟開書本。」

「假讀書，和不讀書不同，這種人是會一卷在手，會勤讀，但是却對書的內容毫無興趣，他們之中，許多人成績也許很好，但在做學問上却無半點成績。」

「眞讀書，是深諳讀書味的讀書人，也許，在學校中，這些人的成績不太出色，可是，由於他們已視讀書是一種權利，卽使是離開了學校後，仍然會手不釋卷，在窮研細讀下，往往成就很大。」

岫老說：「我是第三種人，懂得讀書味，因此，讀了七、八十年的書，眞是愈讀愈有味。」

談到讀書的方法，岫老說：「不能光讀書，必須要思考才行，『所謂儘讀書不如無書』，笛卡爾在方法論中就說過：對任何事，除非無一隙可尋，就不要全信。因此，思考，對讀書來說，太重要了。」

怎樣進修，怎樣研究學問，在學海中遨遊終生的岫老，有他一套自我的哲學系統。

「如果是個毫無根柢的人，就必須先在英文、國文等幾個基礎學科上下工夫；基礎有了，可以先想定一個中心題目，然後多方面去搜集有關的資料，作初步的研究與瞭解，這一過程是觀察的階段。

然後，將資料加以分析，可以用四個方法：

第一、將整體剖開成分體，就是化學分析。

第二、由一個結果，追溯它的原因，就是邏輯分析。

第三、由簡單而複雜，由容易而困難，就是所謂數學分析。

第四、由部份代替全體，找要點以窺全貌，就是所謂文學分析。

然後，要將個別研究綜合，歸納成一個結論。」

他曾經指導過三十位博士和碩士的論文，他就將

自己的這套做學問的哲學系統，傳給了他們。

在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他教了十五年的書，一共指導了三十篇論文，其中博士七篇，碩士二十三篇。

對那十五年的教書生涯，岫老說：「那是段教學相長的學習期。」

「我教書，膽子很大，我不喜歡自己永遠站在台上講，我總是要求我的學生，站在台上講給我聽。」

每一位研究生，岫老給他們兩個題目，大家拿到題目後便分工找材料，然後寫出來，並在課堂中演講。「我與其他的學生一起聽講，並請同學批評、發問，我是主評人，必須要懂，才能評、才能教，就因爲這樣，我必須更勤於讀書。」

三十位研究生，三十本研究著作。「每一位博士，將論文輯印成書就是一百多萬字，看到他們一人一厚本作品，反令我這做老師的感到慚愧，我除了零零碎碎的文章外，還沒有出過一本專書。」

於是，他下定決心，要開始著書。那是六年前的事。當時，他曾說過：「生命對我已很有限，能留點東西給後代，也不辜負自己活了這一輩子。」

他決定要從杏壇上退休。那時，他八十二歲，自稱是「世界上最老的教授」的岫老，就邁下講台，專心在書房中展開著述生活。

僅僅五年多，他把握了每一分鐘，而著作，就一厚册、一厚册的出現在眼前。

只要走進那間書香盈室的書房，在左邊的書架上，就陳列了他的作品，黑底或紅底的書皮，閃着光的金字，而岫老總愛坐在那張沙發上，談得興起，手一揮就可以摸着自己的作品，或者是翻開書來，引證一段記載，那時，他的臉上總是洋溢着興奮、滿足和充實的神采。

他最初的兩套書，一套是「中國政治思想史」，一共七册，包括「先秦政治思想」、「兩漢三國政治思想」、「晉唐政治思想」、「宋元政治思想」、「明代政治思想」、「清代政治思想」、「民國政治思想」與「中國政治思想之綜合研究」。另一套是「中國教育思想史」，共六册，包括「先秦教學思想」、「漢唐教學思想」、「宋元教學思想」、「明清教學思想」、「革新時代教學思想」、「中國歷代教學思想綜合研究」。

這兩套大書，花費了他三年多的時間。

能在這樣短的時日中，完成兩套大書，「眞該是下筆如飛了」。岫老笑着道出了他的秘訣，「擬定進度表，寫作，要像建築工程，有一定的進度，必須在預定的時間完成。」

他是位極具寫作魄力的作家。他說：「每星期，一定檢查一次自己的進度，決不容延遲或疏脫。」

在從事這兩部書寫作過程中，他覺得快樂而有味。「我是在重溫過去所讀過的書。」

他完全採用科學方法，先閱讀羣籍，找尋資料，找到了，用小卡片記下資料所在的章節。然後，由一張張小卡片的串連，依次慢慢寫下來。

「許多材料分散在雜亂無章的書中，爲一句話也許要翻好幾厚册的書，所以寫下來，我發現自己的書讀得更透徹了。」

當我向他請教讀書的方法時，岫老就特別送了一本「先秦政治思想史」給我，他特別叮嚀：「在古書中，是有很多的政治思想適合於現在的，多看看，可以受益不少。」

他說，在寫的時候，他必定將要取材的古書讀過三遍以上。

「蕭何，是漢朝的大政治思想家，可惜，他沒有著作留下來，我無從多敍述他，實在遺憾。可以說，我現欠了他的情，希望將來能有所彌補。

「傅玄，是生於漢末唐初的政治學家，他是中國最早提倡人口調查的學者。在別的書中，提到傅玄，都是草草帶過。我認爲，他對中國的貢獻太大，就力搜羣書，儘量搜集資料，結果，在我的書中，對他的介紹就有兩萬字。」

記得，五年前我訪問他時，他曾經興味勃勃的對我說，他有一個屬於紀念性的寫作計畫，八十四歲完成「中國經濟思想史」，八十六歲完成「中國政治思想史」，八十七歲完成「中國教育思想史」，到了日本人所稱的「米壽」（八十八歲），還要寫一部「中國哲學史」。

當時，岫老還强調：「對『中國哲學史』的寫作，是我對學問的一項大野心，希望一直寫到九十歲。」

因此，當他寫完「中國政治思想史」和「教育思想史」，正預備接着展開「中國經濟思想史」的寫作

時，他的學生周道濟，那時正任商務印書館的總經理，就力勸岫老寫一本「必須由岫老本人才能完成，別人無法代筆的書。」

說實在的，這的確是一本必須由岫老才能撰寫的書——「商務印書館的歷史」。

商務印書館成立於民前十五年，屈指算來，已整整經歷了七十八年。而這七十多年，又正是中國文化新與舊交替的時期，這一文化出版機構，在這一時代中所擔任的職務也就格外重要了。

「我與商務的關係，雖沒有七十八年這樣長，不過，六十多年總有，當年的點點滴滴，往後的林林總總，眞是一本寫不完的書，再說，當年的老商務人員，凋零的凋零了，我算是碩果僅存。」

岫老說，一想到周道濟說的話很對，就開始着手寫「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全書一百萬字。「我是前（六十二）年一年寫完的，中間，曾有三個月，我病得不能動。不過，身體一好，我即刻動筆，總算在前年底寫完，並在去（六十三）年三月正式出書。

對這本書，他視爲至寶。他興致勃勃的從書架上抽出這本淺灰底燙金字的作品，簽上名，送給我，說

王雲五先生接受本文作者胡有瑞女士訪問時神情

實在的，這本書，雖是商務的史書，何嘗不是岫老本人，對中國文化界獻身奮鬪近半世紀的記載呢！

岫老曾說：「商務印書館是新教育的產物，也是新教育的動力。

「本書將一個出版家的代表與新教育並論，理由是因出版物固可衡量教育的進展，教育也能影響出版物的發達。出版物數量種類之多，固爲進步之徵，然創造性之出版物不僅足以影響後起之出版，且能及於教育，其關係重大。」

進入商務工作，是在民國十年，推薦他的，正是胡適博士。

那時商務正需要一位編譯所的所長，因爲，商務受了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正努力出版新文化書籍，因此，要找位外文也好的所長。當時，商務中意的是胡博士，而適之先生覺得與自己的志趣不合，就推薦了當年在中國新公學堂教過他英文的老師岫老。

從踏入商務，中間，雖然曾經三度離開過，可是，幾乎每次商務有難時，都是岫老再奔入去力挽狂瀾的。譬如，抗戰時，商務毀於戰火，就是岫老去重建商務、重振商務的。來到臺灣，商務又面臨搖搖欲墜的地步，岫老的再投入，以魄力、以眼光，更加上智慧，商務不僅站起來了，人人文庫，以及大部頭的經史典籍，這些新書的出版，振興了出版界，也爲商務奠下了堅實的基礎。

翻閱商務的歷史，展讀商務的出書目錄，可以知道，岫老，不僅是位愛讀書的老人，也是賞識書和愛讀書的文化界老兵。

王雲五辭典、字典，還有四角號碼，全是他的發明。「有了這些，可以幫助人讀書更快、更方便、更瞭解。」

獻出了這部「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他好想、好想，繼續實踐他的寫作計畫——完成「中國經濟思想史」、「中國哲學思想史」，可是，他很傷心，也可說極爲氣餒的發現：身體，已使他力不從心了。

幾十年來，最最令人佩服的是他健旺的身體，五短身材，配上如洪鐘般的聲音，氣勢豪壯，態度溫和，尤其是那帶着濃濃廣東味的官話，都使人熟悉，令人敬佩。

而現在，由於心臟病的折磨，他的體質弱了很多

，不過，聲音、記憶以及判斷力，仍如往昔。只是：「身體太弱了，眼睛也不太好，以前，一天可以寫一萬字，現在，寫一、兩千字就力不從心。」

他好失望和傷感的說着，有着惋惜，更有着嘆息。

三年前，岫老很以自己的身體自豪，他說過，「自己是部沒有換過零件的機器」，他更豪壯的喊出過：「我要從書房直接進入殯儀館。」

將近二十年了，朋友們，以及學生都知道，岫老是位最會掌握時間讀書和寫作的人。

他認爲：凌晨，是世界上最安靜的時刻，心神清明，心無雜念，讀書效果最大。

因此，每晚他八時就寢，半夜二時卽起床，在書房中展開著述生活。

就在他書房的後面，連着一間臥房，起來了之後，他獨自徜徉在那方小天地中，下點餛飩，或是煮個鷄蛋，利用小電爐，自己炊煮了早餐，就開始坐在書桌前工作六、七個小時。

我最愛看岫老當年描述自己那種獨特而可愛的生活方式，是得意，更是陶醉。

如今那段值得懷念的日子過去了。那天，他凄愴而悲苦的對我說：「現在不行了。」

每天，他好愛睡，白天，一坐上躺椅，搖一搖就睡着了，可是，一入夜，就睡不着，寫稿和看書全不行，就只有坐等天明。

他深深的嘆了口氣，兩眼看着書架，好感慨的自語着：「眞痛苦，我的體力不行了，可是，我一點也不糊塗，我的腦筋可眞清楚，判斷力反而更强了。」

「如果我糊塗些多好，沒有體力而不糊塗，整天，頭腦中就是想，想讀書、想寫作，也想社會諸事，想、想、想，眞是愈想愈痛苦。」

儘管是這樣，岫老仍對生活充滿了信心，對讀書依然懷抱着永不可衰竭的熱愛。

「我的遺書已經寫好了，雲五圖書館也開幕了，可以說，心事都了了。」

對雲五圖書館，從興建，到成立，以及未來的展望，岫老都是全心全力的在策劃和主持。他說：「對我一生所愛的書，必須在我生前作個好安排。」

於是，他用兩萬本的書，數百萬的儲蓄，建立這座雲五圖書館，用自己的儲蓄，爲自己的珍藏，建立

起一個永久的家。

說到藏書，這是岫老這一生的嗜好。

買書，從小就喜歡，環境困苦時，他會毫不吝嗇的用一半的薪水買書。就這樣，他的書，愈積愈多，在大陸時，他擁有七萬册的書，其中古版書有三萬多本，鉛印書四萬本，再加上外文書七千册。可惜的是，大陸變色，他由南京匆匆趕到廣州時，只隨身帶了一些心愛的字畫和善本書，其它的全丟了。

所幸的是，當年他曾留了兩千本藏書在香港，當這些書運來臺北時，爲他帶來了喜悅和快慰。

「剛來臺時，爲了生活，我曾忍痛賣出了一部分善本書和字畫。接着，我就開始了賣文的生活。」

要賣文，就要不斷的讀書，於是，岫老又開始了收藏書的工作。就這樣，書一本本添進來，雜誌一疊疊堆聚着。二十年來，藏書又超過了兩萬本，書房、客廳、臥房，以及商務印書館、中山基金會、政大辦公室……全都擠滿了他的書。

由於自己對書的喜愛，他深深地了解：「書，收集不容易，散起來可就快得很。」

現在，岫老不必再擔心自己的珍藏會散失了。

雲五圖書館，就設在岫老住屋的對面，他坐在書房的沙發上，就可以面對圖書館，對他來說，這眞是件賞心樂事。

圖書館，是三十坪大的一層公寓，一進門，就看到了書庫，一排排的鐵架上，堆着岫老苦心積聚的書，左邊，是閱覽室，玻璃書櫥裏林立着好些有價值的外文原版典籍，「取之於社會，公之於大衆。」這是岫老一生的主張，現在，又再一次的實現。

樂觀、豁達，一直是岫老的心性，因此，他一些也不避諱的告訴我：「那是雲五圖書館暫時的館址。」

他打算在自己有年之後，將現住的這幢平房拆掉，建築一棟大厦，「那才是雲五圖書館永久的館址。」

他告訴我，這一生，除了收集書和知識，他一點也不會聚財，前大半生，一直是兩袖清風，教書、做官，全都很窮。直到十年前，他退休進入商務印書館後，版稅、紅利和股息，使他突然「富」了起來，這也是他才能拿出兩百萬元作爲雲五圖書館建館基金的道理。

那天，他很有所感地對我說：「我希望我能活得更久一點，這樣，雲五圖書館的基金就會更寬裕一些。」

他還告訴我，已經寫好的遺囑是：他遺留的錢和書，全獻給社會。留給子女的，只是一些心愛的字畫。「我囑咐他們以抽籤來決定各人該拿的字和畫。」

聽他說到這裏，我的心中突然升起了一股莫名的哀傷，我仰首看看書房的一切，又將眼睛轉望着窗外的夕陽，暗淡的雲天，啊，天要黑了。

那個時刻，我眞想抓着他的手告訴他：你能這樣的通達，對人羣有如許的貢獻，讀破萬卷書，遨遊學海中，那生命的價值是永恆的、無窮的。

王雲五著作一覽表：

一、談往事	定價新臺幣二十五元	民國五十三年六月初版	「傳記文學」雜誌社印行
		民國五十七年九月三版	
二、紀舊遊	定價新臺幣二十五元	民國五十三年十月初版	「自由談」雜誌社印行
三、岫廬論政	定價新臺幣四十元	民國五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法令月刊」雜誌社印行
四、岫廬論管理	定價新臺幣三十元	民國五十四年五月初版	華國出版社印行
五、岫廬論學	定價新臺幣五十元	民國五十五年一月增訂再版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六、岫廬論世局	定價新臺幣二十五元	民國五十五年十二月增訂再版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七、岫廬論教育	定價新臺幣四十元	民國五十四年八月初版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八、岫廬論國是	定價新臺幣四十五元	民國五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九、十年苦鬪記	定價新臺幣十元	民國五十八年八月二版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十、岫廬論經濟	定價新臺幣二十五元	民國五十五年六月初版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十一、國民大會躬歷記	定價新臺幣十二元	民國五十五年七月初版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十二、岫廬論爲人　定價新臺幣三十元　民國五十五年九月初版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十三、中外圖書統一分類法　定價新臺幣十二元　民國五十六年二月初版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十四、四角號碼檢字法　定價新臺幣十二元　民國五十六年二月初版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十五、岫廬語彙　定價新臺幣三十元　民國五十七年五月初版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十六、岫廬八十自述　特價新臺幣一百二十元　民國五十六年九月四版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十七、王雲五新詞典　定價新臺幣三十元　民國五十六年九月臺一版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十八、中山大辭典一字長編　定價新臺幣二百元　民國五十四年六月臺一版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十九、先秦政治思想　精裝定價四十四元　平裝定價三十六元　民國五十七年九月初版　民國六十年八月四版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二十、兩漢三國政治思想　精裝定價四十元　平裝定價三十二元　民國五十七年十二月初版　民國五十九年二月三版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廿一、晉唐政治思想　精裝定價四十四元　平裝定價三十六元　民國五十八年三月初版　民國五十九年八月三版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廿二、宋元政治思想　精裝定價四十四元　平裝定價三十六元　民國五十八年六月初版　民國五十九年十一月三版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廿三、明代政治思想　精裝定價四十元　平裝定價三十二元　民國五十八年九月初版　民國六十年二月三版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廿四、清代政治思想　精裝定價六十五元　平裝定價五十五元　民國五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民國五十九年九月二版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廿五、民國政治思想與中國政治思想之綜合研究　精裝定價八十元　平裝定價七十元　民國五十九年四月初版　民國五十九年九月二版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廿六、先秦教學思想　精裝定價四十元　平裝定價三十元　民國五十九年四月初版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廿七、漢唐教學思想　精裝定價五十元　平裝定價四十元　民國五十九年九月初版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廿八、宋元教學思想　精裝定價五十五元　平裝定價四十五元　民國六十年二月初版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廿九、明清教學思想　精裝定價六十元　平裝定價五十元　民國六十年五月初版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三十、革新時代教學思想　精裝定價一百元　平裝定價九十元　民國六十年七月初版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卅一、中國歷代教學思想綜合研究　精裝定價一百五十五元　平裝定價一百四十五元　民國六十年十一月初版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姚一葦著・文學論集

書評書目叢書之12・每冊平裝七〇元，精裝一〇〇元，全省均售，直接函購九折，本刊訂戶八折，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戶